

# 一 《红楼梦》的创作思想



# “有情之天下” 就在此岸

## ——从美学眼光看《红楼梦》

叶 朗

本文集中讲两个问题：一个是《红楼梦》的悲剧性，“有情之天下”的毁灭；另一个是《红楼梦》形而上的意蕴，“有情之天下”就在此岸。过去（以及现在）很多人讲《红楼梦》，都认为曹雪芹的世界观（体现在贾宝玉身上）是佛教的色空观念，一切归于空虚，一切归于幻灭，人生没有意义，因此最后归于“出世”“遁入空门”。我的研究完全否定了这种看法。曹雪芹的世界观是把“有情之天下”作为人生的本源性存在，作为人生的终极意义之所在；“有情之天下”不在彼岸，而在此岸；“有情之天下”不是虚幻的存在，而是本真的存在；“有情之天下”就存在于实在的、生动的、鲜活的生活世界之中。曹雪芹用“情”照亮了“空”，因而人生是有意义的。一部《红楼梦》给予读者的“悟”就在于此。

### 一、《红楼梦》的悲剧性：“有情之天下”的毁灭

先讲一下“悲剧”这个概念。西方的悲剧是从古希腊开始的。在古代希腊，人们是把悲剧和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人是有意识的、有理性的存在，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有意识的，都出于自己的选择。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人都要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例如，外面下着大雨，你偏偏要跑出去淋雨，因而得病，别人就会说你“自讨苦吃”“自作自受”。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要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在很多时候，

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并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而是由一种个人不能选择的、个人不能支配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决定的,那就是命运。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命运是不可抗拒的。但是这种由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决定的灾难性后果,从表面上看,却是由某个人的行为引起的,所以要由这个人来承担责任。这就产生了悲剧。所以,并不是生活中的一切灾难和痛苦都构成悲剧,只有那种由个人不能支配的力量(命运)所引起的灾难却要由某个人来承担责任,才构成真正的悲剧。

最典型的希腊悲剧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这个悲剧说明了命运的可怕和不可抗拒。俄狄浦斯和他的父亲为了逃脱命运的安排而做出一系列选择,正是这一系列选择使他们掉进了命运的“陷阱”。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主角并不是坏人,他们因为自己的过失而遭到灭顶之灾,这是命运的捉弄,所以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

朱光潜先生曾经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悲剧,因为中国人没有“命运”的概念。这个问题这里不讨论。我们至少可以说,中国从清代之后就有悲剧。因为大家都承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悲剧。但是《红楼梦》的悲剧性是什么,学者(红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红楼梦》的悲剧性并不在于贵族之家(贾府或四大家族)的衰亡(由盛到衰),也不简单在于贾宝玉、林黛玉两人爱情的破灭,而是在于作家曹雪芹提出一种审美理想,而这种审美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必然要被毁灭。简单一点也可以说是美的毁灭的悲剧。

什么是曹雪芹的审美理想?这要联系到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1550—1616),因为曹雪芹的审美理想就是从汤显祖那里继承下来的。

汤显祖美学思想的核心是一个“情”字。汤显祖讲的“情”和古人讲的“情”,内涵有所不同。汤显祖讲的“情”包含突破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内容,就是追求人性解放。汤显祖说,他讲的“情”一方面和“理”(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相对立,一方面和“法”(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社会习惯)相对立。他说“人生而有情”“世总为情”“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生死死为情多”。他认为“情”是人人生而有之的(人性),它有自己的存在价值,不应该用“理”和“法”去限制它、扼杀它。所以,汤显祖的审美理想就是肯定“情”的价值,追求“情”的解放。汤显祖把人类社会分为两种类

型：有情之天下和有法之天下。他追求“有情之天下”。在他看来，“有情之天下”就像春天那样美好，所以追求春天就成了贯穿汤显祖全部作品的主旋律。他写的《牡丹亭》塑造了一个“有情人”的典型——杜丽娘。剧中有一句有名的话，“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就是要寻找春天。但是现实社会不是“有情之天下”，而是“有法之天下”，现实社会没有春天，所以要“因情成梦”“梦生于情”“梦中之情，何必非真”，更进一步还要“因梦成戏”——他的戏剧作品就是他强烈的理想主义的表现。“因情成梦，因梦成戏”这八个字可以说是汤显祖美学思想的核心。汤显祖的《牡丹亭》把“情”提到了形而上的层次，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而且可以穿越生死。汤显祖高举“情”的旗帜，在思想史、文学史上有重大的意义。

曹雪芹深受汤显祖的影响，他的美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一个“情”字。他的审美理想也是肯定“情”的价值，追求“情”的解放。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头就说过，这本书“大旨谈情”。

曹雪芹要寻求“有情之天下”，要寻求春天，要寻求美的人生，但是现实社会没有春天，所以他就虚构、创造了一个“有情之天下”，这就是大观园。

大观园是一个理想世界，也就是“太虚幻境”在人间的投影。这一点，脂砚斋早就指出，当代许多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如俞平伯、宋淇、余英时）也都谈到过。“太虚幻境”是一个“清净女儿之境”，这里聚集了一群明亮、活泼、聪明、灵巧、热烈、多情的少女，她们把生命和爱情结为一体，她们维护爱的尊严，维护人性的尊严。这是一个“有情之天下”，这里处处是对青春的赞美，对“情”的赞美，总之是对少女人生价值的肯定和赞美。小说开头写“石头”的本源是“青埂峰”，“青埂峰”是“有情之天下”的象征，而大观园就是现实世界中的“青埂峰”。大观园这个“有情之天下”，好像是当时社会中的一股清泉、一缕阳光。小说写宝玉在梦中游历“太虚幻境”时曾想到，“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说明他的“家”并不是他的归宿。搬进大观园，可以说是实现了他的愿望，所以他“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大观园是他的理想世界。

但是这个理想世界，这个“清净女儿之境”，这个“有情之天下”，被周围恶

浊的世界(汤显祖所谓“有法之天下”)所包围,不断受到打击和摧残。大观园这个春天的世界,一开始就笼罩着一层“悲凉之雾”(“悲凉之雾”是鲁迅的话),很快就呈现出秋风肃杀、百卉凋零的景象。林黛玉的两句诗“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不仅是写她个人的遭遇和命运,也是写所有“有情人”和整个“有情之天下”的遭遇和命运。在当时的社会,“情”是一种罪恶,“美”也是一种罪恶(晴雯因为长得美,所以被迫害致死)。贾宝玉被贾政一顿毒打,差一点被打死。大观园中的少女也一个一个走向毁灭:金钏投井,晴雯屈死,芳官出家,司棋撞墙,鸳鸯上吊,妙玉遭劫……直到黛玉泪尽而逝,这个“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伟大交响乐的音调层层推进,最后形成了排山倒海的气势,震撼人心。林黛玉有句诗“冷月葬花魂”,可以作为这个悲剧的概括:“有情之天下”被吞噬了。

脂砚斋说,《红楼梦》是“让天下人共来哭这个‘情’字”。他把《红楼梦》的悲剧性和“情”联系在一起,是很深刻的。

大观园中的少女一个个都死得非常悲惨,我们举晴雯为例。晴雯被赶出怡红院,病重临死时宝玉去看她,晴雯提出要和宝玉换袄,她说:“快把你的袄儿脱下来我穿。我将来在棺材内独自躺着,也就像还在怡红院的一样了。论理不该如此,只是担了虚名,我可也是无可如何了。”俞平伯先生说,这已是惨极之笔,想死后静静地躺在棺材里怀念怡红院的生活,这样的要求不算过分罢,哪里知道王夫人下令把她的尸体即刻送到外头焚化,连这点要求也不能如愿。所以宝玉的《芙蓉女儿诔》说:“及闻榱棺被燹,惭违共穴之盟;石椁成灾,愧迨同灰之谥。”一篇《芙蓉女儿诔》,真的句句是泪,字字是血。《芙蓉女儿诔》是千古绝唱。有人说晴雯和宝玉的诀别,有如一道彩虹,照亮了整个大观园的女儿世界<sup>①</sup>。前面说过,在古代希腊,人们是把悲剧和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命运是古希腊悲剧意蕴的核心。古代希腊人有着深刻的“命运感”。前面讲了,《红楼梦》的悲剧是“有情之天下”毁灭的悲剧。“有情之天下”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人生理想,但是这个人生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必然要被毁灭。在曹雪芹看来,这就是

<sup>①</sup> 李劫:《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增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2页。

“命运”的力量，“命运”是所有人都无法违抗的。

《红楼梦》中这些被命运吞噬的少女，她们体现了一种人生理想，就是肯定“情”的价值，争取“情”的解放。她们争取人性的尊严，争取爱的尊严，这在当时是一种新的观念。所以，《红楼梦》的悲剧是新的观念、新的世界毁灭的悲剧，也是美的世界毁灭的悲剧。

《红楼梦》中这些人物都对命运进行抗争。贾宝玉一再砸他的宝玉，并在梦中喊骂说：“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黛玉、晴雯、司棋、芳官、鸳鸯、尤三姐……都用自己的生命进行抗争，但最后她们都被命运的巨石压碎了。在这个命运的悲剧中，她们把生命推向了辉煌的高度。

这个压碎一切的“命运”是什么？就是当时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种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在当时是普通的、常见的，但它决定每个人的命运，是个人无法抗拒的。王国维特别强调这一点，他指出，《红楼梦》之悲剧，并不是因为有一个特别坏的人来作恶，“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所以他认为《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王国维说得很有道理，但他把这种“由于剧中之人物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的悲剧，和命运的悲剧分别为两种，是不妥当的。在当时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下，《红楼梦》中体现新的人生理想的少女一个一个毁灭了，整个“有情之天下”毁灭了。在曹雪芹心目中，这就是命运的悲剧。林黛玉的《葬花吟》，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是对命运的悲叹，也是对命运的抗议。《红楼梦》是中国伟大的悲剧。

## 二、《红楼梦》形而上的意蕴：“有情之天下”就在此岸

《红楼梦》的意蕴中有一个哲理性的层面，有一个形而上的层面。《红楼梦》处处渗透着曹雪芹对整个人生很深的感悟，一种哲理性的感悟、感叹。这是《红楼梦》意蕴中一个最高的层面，也是一个被很多人误解的层面。

《红楼梦》的人生感悟集中表现在一点，就是对人生（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

读《红楼梦》，我们都会感受到小说中渗透着对人的命运和人有限生命最深沉的伤感，它像一声悠长的叹息，使整部小说充满了忧郁的情调。正是这种叹息、

这种忧郁,使《红楼梦》弥漫着浓郁的诗意。

这种人生感悟集中体现在小说的两位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身上,贾宝玉和林黛玉就是两位对生命和命运最敏感、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他们常常惆怅、落泪。但他们的惆怅、落泪不仅仅是感叹两人爱情生活的不幸,而是出于对生命、人生、存在的一种带有形而上意味的体验。

读《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贾宝玉有个神话的背景。他本来是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石头,被抛在青埂峰下。后来来了一僧一道,把这块石头带到人间去经历了一番,这叫“幻形入世”,最后又被一僧一道带回青埂峰。他把这番经历记在石头上,就成了《石头记》<sup>①</sup>。

我想强调一下,这块石头(贾宝玉)的起点是“青埂峰”,他的归宿也是“青埂峰”。所以我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是“青埂峰”。“青埂”就是“情根”,汤显祖多次用过这个概念。“情根”,是说“情”乃生命之根,“情”乃是生命的出发点和归宿。很多人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女娲补天”,说曹雪芹(贾宝玉)的理想(世界观)是要“补天”,就是要去补封建末世的“天”,或者补贵族之家(四大家族)的“天”。我觉得这种观点在小说文本中没有根据。

一僧一道把这块石头带到人间转了一圈又回到青埂峰,这一圈的经历有什么意义?因为这番经历被记在石头上,所以也就是说,这部《石头记》有什么意义?

石头到人间的这一番经历,大有讲究。

这块石头降生到贾府,因为元妃省亲,建造了一座大观园,这个大观园是贾宝玉人生理想的投影,是“太虚幻境”的投影。前面讲了,大观园聚集了一群女孩子,她们明亮、活泼,她们聪明、灵巧,她们热烈、多情。贾宝玉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她们有水的清纯、水的灵气。这是一个春天的世界、美的世界、诗的世界,所以贾宝玉搬进大观园心满意足,再无别的要求,这是他的精神家园。贾宝玉时时体验到现实人生(生活世界)中真实存在着“有情之天下”。举两个例子,第十九回,小说写一个中午,宝玉找黛玉聊天,他们躺在一张床上,宝玉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些鬼话,黛玉用帕子盖上脸,只是不理,宝玉怕黛玉睡出病来,

---

<sup>①</sup> 这块石头和贾宝玉是什么关系?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我倾向于把石头和贾宝玉看作是一体的,因为“木石前盟”的观念是贯穿全书的。

便哄她道：“嗳哟，你们扬州衙门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黛玉见他说的郑重，只当是真事，因问：“什么事？”宝玉就顺口诌道，扬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个林子洞，洞里有一群耗子精，那一年腊月初七，因为要熬腊八粥，老耗子就派小耗子去山下庙里偷果品。红枣、栗子、落花生、菱角都派耗子去偷了，只剩下香芋一种。只见一个极小极弱的小耗子道：“我愿去偷香芋。”老耗子并众耗子见他体弱，不准他去。小耗子道：“我虽年小身弱，却计谋深远。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一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暗暗的用分身法搬运，岂不巧妙？”众耗子道：“你先变个我们瞧瞧。”小耗子笑道：“这个不难，等我变来。”说完摇身说“变”，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小姐。众耗子忙笑道：“变错了，变错了。原说变果子的，如何变出小姐来？”小耗子现形笑道：“我说你们没见过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盐课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黛玉听了，翻身爬起来，按着宝玉笑道：“我把你烂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编派我呢。”这一回题目叫作“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对这一段描写，王蒙说：“当宝玉和黛玉在一个晌午躺在同一个床上说笑话逗趣的时候，这个中午是实在的、温煦的、带着各种感人的色香味的和具体的”，“这个中午是永远鲜活永远不会消逝因而是永恒的”，“这是一个千金难买、永不再现的、永远生动的瞬间，这是永恒与瞬间的统一”<sup>①</sup>。从审美体验的角度说，这就是王夫之讲的“现在”。审美体验就是“现在”，“现在”有一种“意义的丰满”，用王蒙的话就是“千金难买”，“永远鲜活永远不会消逝因而是永恒的”。为什么千金难买？因为这是本真的存在，这是“有情之天下”，这个瞬间就是永恒，这就是“青埂峰”的所在。“青埂峰”就在当下的生活世界。大观园里的“有情之天下”，不仅仅显现为宝玉和黛玉的“情”。再看第三十回“龄官划蔷痴及局外”。五月初夏，蔷薇花盛开，宝玉看到蔷薇花架下有个女孩子在流泪，手里拿着头上的簪子在地上画，看她一点一画是一个“蔷”字，画来画去，画了几十个，宝玉看得痴了。这个时候忽然下雨了，宝玉就喊，下大雨了，身上都湿了，不要再写了。这也是一个很美的图景，这也是“情痴”，这也是千金难买的瞬间，这就是

<sup>①</sup> 王蒙：《红楼梦启示录》，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02页。

“有情之天下”，这就是“青埂峰”。海德格尔讲“诗意地栖居”，“有情之天下”可以说就是“诗意地栖居”。这是两个例子，当然“青埂峰”不仅这两个例子。

这就是石头到人世的经历，这是对“有情之天下”的体验。这个体验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体验，“情根”“情痴”“有情之天下”都是空的，只是概念的存在，或者说只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存在，还依然停留在大荒山无稽崖的渺渺茫茫之中。一旦入世，有了这番经历，“有情之天下”就成为实在的、生动的、鲜活的生活世界了。刚才已举了例子，这是“有情之天下”的实际体现。

但是，这个大观园中的“有情之天下”又终究要受到种种限制。一个是社会的限制，即当时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限制，就是前面讲的压碎一切的“命运”，“冷月葬花魂”的悲剧，“有情之天下”被吞噬了。

再一个是自然的限制，生命的短暂，人生的短暂。刚才说了，贾宝玉和林黛玉是两位对生命和命运最敏感、感受最深刻的人物。所以，尽管贾宝玉在现实世界中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个贵族之家的核心——深受贾母和王夫人的宠爱，是众人关注的中心，但是在他最深层的意识中，他感到这个世界是他存在的暂时形态。所以小说写他经常“闷闷的”，或突如其来地感到“厌倦”，感到“不自在”，“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即便是他处在与姐妹们的温情之中，也仍然不能消除他对生命、对命运的忧患。他的情总是带着一种忧郁的调子，带着对未来（“到时候……”）的恐惧与忧虑，带着“何处是归程”的忐忑不安。这个被抛到人世间的“石头”，这个孤独的“情种”，他时时刻刻都摆脱不了对人生和命运形而上的思考和体验，所以他的内心充满了忧伤。就是最热闹的场所，他的心头也会袭来一阵悲凉。例如第二十八回，贾宝玉、薛蟠等人在冯紫英家喝酒玩闹，那是一个乱哄哄的场面，但是贾宝玉唱的《红豆曲》却充满了惆怅，充满了忧伤：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即使是春天的一棵大杏树，也会触发贾宝玉人生无常的感叹。《红楼梦》第五十八